


**菅直人被暂停
3个月党员资格**

由于菅直人在参议院大选中支持了民主党非公认的候选人，导致民主党候选人在东京都选区的竞选失败，违反了党规。日本民主党决定暂停菅直人3个月党员资格。


**埃及穆兄会最高领袖
被捕后照片披露**

埃及内政部披露一组穆斯林兄弟会最高领袖巴迪亚被捕后在警局的照片(图)。埃及当局逮捕巴迪亚，以示加大对被罢黜总统穆尔西所属政治团体穆兄会的压制。


**斯里兰卡民众
庆祝佛牙节**

8月19日，斯里兰卡民众载歌载舞，庆祝佛牙节开幕。佛牙节在斯里兰卡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它是斯里兰卡最重要的佛教节日之一。


**威廉夫妇全家福照片公布
小王子酣睡可爱**

8月19日英国肯辛顿宫公布了威廉王子夫妇全家福照片。照片中凯特王妃小心翼翼地抱着正在酣睡的乔治小王子，而威廉王子陪伴在一旁，全家人其乐融融。

周末人物 中国梦·出彩人生

我没有念过正统的学校，我没有受过大学教育，我是杂食长大的。甚至于包括讨饭，东拣一点东西，西讨一点这么长大的，有的时候甚至草都吃，所以我能运用的东西，就是我的这些杂食的本领。

——黄永玉语录

黄永玉：狂人？鬼才？

□ 吴志菲

胆大妄为的

“无胆英雄”

2013年8月15日，黄永玉90华诞。之前半个月，收录黄永玉美术、文学两大类创作的14卷本《黄永玉全集》作为贺寿之礼在京首发。

黄永玉，一个没念完中学、没有经过系统的美术训练的人，却凭着其天生才情和后天非凡的勤奋努力，成为出色的木刻家、国画家、雕塑家、作家和诗人。

黄永玉一直说自己是一个“文化流浪汉”，十四五岁起就开始了多姿多彩的艺术人生。在生机勃勃的艺术原野上，他的足迹遍及木刻、雕塑、绘画、文学等领域，信马由缰，纵情驰骋，采撷的一朵朵奇葩令世人神往羡慕不已。

无愁河上的浪荡仔

这些年，黄永玉投入最多的是创作一部自传体长篇小说《无愁河上的浪荡汉子》，他自己承认，现在他是文学第一，雕塑第二，木刻第三，绘画第四。他有一个野心——借写自己的一生，把那个时代的各个侧面勾画出来。目前已经完成的部分，虽然刚写到4岁，却已有20万字。没有完整构思，没有既定格局，随心所欲而行，发挥自己讲故事的才能，他把故乡民俗、童年影子，生动展现在这部作品中。他自谦说，那不叫长篇小说，他只记录了一些有趣的故事，为历史作一份见证。

对于他，故乡不只是记忆，而是一种艺术上必不可少的想象，一种不断地提供创造力的能源。黄永玉这样说过：“我有时不免奇怪，一个人怎么会把故乡忘记呢？凭什么把她忘了呢？不怀念那些河流？那些山岗上的森林？那些植物覆盖着的水井？那些透过嫩绿叶的雾中的阳光？你小时的游伴？唱过的歌？嫁在乡下的妹妹……故乡是祖国在观念和情感上最具体的表现。你是放在天上的风筝，线的另一端是牵系着心灵的故事。惟愿是因为风而不是你自己把这根线割断了啊！”当他用这种充满优美意象的语言来叩问别人时，心里那种浓浓乡情，便不可遏制地漫溢出来了。

黄永玉出生于湖南常德，半岁后随父母回凤凰老家。故乡家中的木板墙上，至今有一片他4岁时留下的淡淡墨迹。几笔简单的脸谱图案，上面还歪歪斜斜有几个字：“我们在家里，大家有事做。”年幼时，黄永玉就继承了父亲绘画方面的才艺，“那时，我可以命令弟弟，大声一叫：拿笔来！”黄家是书香世家，家境在那时还算宽裕，小孩都有保姆照顾，他认为幼时的自己还算是一个有教养的小孩。到了七八岁上小学时，学校里有个教员打人：数学题目错一个字，一个字有多少个笔画就打多少下。开始打手板，生气起来就打屁股，把裤子脱下按住打。这对于幼小的黄永玉来说简直太可怕了。多年以后，他形容那是“一个很凶的像地獄一样的小学”。

有一个也经常挨打的同学告诉黄永玉说可以逃学，对家里说学校放假，对学校就说家里有事情，其实呢到处逛。父亲发觉了黄永玉的小把戏，说：“好吧！我去看一看。”家里距学校有一两里地，走到学校门口他就知道大势去矣，因为里头同学们声音很大。给父亲看穿了。回家时，以为自己可能会挨一顿打。父亲坐在一个躺椅上，拍着自己的膝盖大笑，“你这个说谎嘛！不要老重复说同样的谎嘛，你老重复说学校有事情，你看看你多好笑”。童年黄永玉眼中的父亲很可爱，父亲会画画，爱音乐，但更重要的是父亲的性格对他的影响。湘西人的幽默、乐观、爽快、固执，早已融入他的血液中了。

但是，他后来真逃了半个月的学，住在苗老家的家里，也没有跟家里人谈。家里人找不着，到池塘、井里头去捞，驾船去河里头找，到下游去打听。结果都找不到，家里人吓坏了。半个月以后黄永玉灰溜溜地回来了，先在院子里头窝着不敢进屋，一个弟弟看见了，马上就进去报告父亲。不一会，父亲出来了，黄永玉说：“你一追我就跑。”父亲说“你来”，黄永玉横下一条心就跟父亲进去，父亲叫他吃饭，吃了饭父亲给他切蛋糕、糖，吃完了喝杯水，父亲发话了——“那个学校很坏，不去了。”这时黄永玉“哇”地大哭起来，觉得很委屈——学校实在是不好，为什么还要我去，让我去挨打呢？突然胜利就来临了，这实在是一份难得的理解。

常德有一条狭窄的常德河街，足足十里长。过去在沈从文的笔下，这条街上各行各业应有尽有，经商与卖身共存，文明与野蛮相处。12岁的黄永玉便是这个码头上船漂泊远去福建厦门集



2010年7月17日下午，济南涌泉书院揭牌仪式在柳埠镇举行。国画艺术大师黄永玉先生作为特邀贵宾出席。图为揭牌仪式后，黄永玉在休息室里谈笑风生。 宁舟浩/摄影

美中学读书。在那儿，黄永玉老留级，后来校友聚会的时候，曾经跟他同班的有150人。对此，风趣的黄永玉坦言：“第一次留级还痛苦，老留级就无所谓了，留了五次。”但是黄永玉的文艺细胞特别发达，很快就在木刻、绘画等方面崭露头角。1939年木刻《下场》发表在福建永安秉恒先生主持的《大众木刻》月刊上，得到他有生以来的第一笔稿费。拿着钱，他的手都发抖了——五块钱，太多了！走出来就请同学们吃一顿生蚝煮的粥。一个人吃了一碗，还剩下好多钱。买袜子，买鞋，买……第一次，自己给自己买这么多东西，觉得很威风。少年时期的黄永玉以出色的木刻作品而在地方叫响，十里八乡都称他为“神童”。学校的教员在背后就说，“怪，黄永玉这个人真怪，是不是我们的教育有点问题？”

大狂人的十万年爱情

1970年，黄永玉给夫人张梅溪写了一首情诗。诗中“我们相爱已经十万年”，一直被夫人拿作“把柄”，说他真是狂得可以，“你呀，不但在画坛狂，在情场也狂，总之是一个大狂人！”

黄永玉与张梅溪的恋爱史是当时的一段佳话。中学辍学以后，黄永玉做过陶瓷厂的小工，又做了小学教员、剧团里的见习美术队员等等，可以说是五花八门的行当他都干过。那个时候的中国适逢战乱，眼见了生活中太多的苦难与杀戮，也遇到了不少善良的好人，这使黄永玉对人生的善与恶有了更深刻的了解。同时颠沛流离的生活也更加练就了他倔强独立的性格，不知不觉当中，当年淘气的孩子成长为一名自食其力的艺术青年。而爱情也在此时悄悄地萌芽了。

十八九岁的黄永玉在江西一个小艺术馆里工作，碰到了广东姑娘张梅溪。那时他一天到晚刻画，也遇到了不少善良的好人，这使黄永玉对人生的善与恶有了更深刻的了解。同时颠沛流离的生活也更加练就了他倔强独立的性格，不知不觉当中，当年淘气的孩子成长为一名自食其力的艺术青年。而爱情也在此时悄悄地萌芽了。

当时好多人都追求张梅溪，其中有一个航空站的青年，人长得很潇洒。这个青年牵了一匹马来，张梅溪很喜欢骑马，两个人便拉着马走到大树林里面。黄永玉心想这下麻烦了，自己连自行车都没有！但他有自己的高招——每次意中人出现的时候，黄永玉都在楼上吹起小号，虽然吹的技术不怎么高，终于打动芳心。

她家里反对得厉害，就把她带走了。难过之中的黄永玉，忽然间来了个电话——原来，她从

广东韶关坐货车找他了。

在赣州，张梅溪挑了个最好的旅馆，正好那个旅馆是黄永玉朋友开的。一些文学界、艺术界的朋友怂恿黄永玉：“结婚吧，反正她不要回去了。”于是，俩人就举行了婚礼。

1948年夫妻俩来到香港，在九华经一幢小楼上筑起了爱巢。那时黄永玉整天干着木刻——那是需要心和力交融的，一双大手满是老茧和青筋。爱情使黄永玉更加勤奋耕耘，他的艺术灵感也随之奔涌而出，他的木刻画在香港渐渐有了名气，很多人争相购买。

“文革”开始后，黄永玉因为画猫头鹰被打成了“黑帮”，一家人被赶进一间狭小的房子，房子紧挨人家的墙，光线很差，张梅溪的身体本来就弱，加上这一打击就病倒了。黄永玉心急如焚，请医生治了也不见好，他灵机一动，在房子上画了一个两米多宽的大窗子，窗外是绚丽的花草，还有明亮的太阳，顿时满屋生辉。张梅溪常常看这画，病慢慢好了，苦难在他们的爱情面前消失。

水与火交融的气质

和表叔沈从文第一次见面在一天傍晚，童年黄永玉正在孔庙前文星街和一群孩子进行“战斗”，忽然一个孩子告诉他，“你们家来了个北京客人！”

客人和祖母围着火炉膛在矮凳上坐着，轻声细语地说着话。祖母说，“是你的从文表叔！”黄永玉笑了，在沈从文周围看了一圈，平平常常，穿了件灰布长衫。“嗯……你坐过火车和轮船？”表叔点点头。“那好！”说完，黄永玉又冲出门去，继续他的“战斗”。一切就那么平淡了。

初中辍学后，黄永玉就背着小小的包袱出外谋生，飘流到安徽、福建的山区，在一些小作坊做童工，有一天，他在书店买了一本表叔沈从文写的《昆明年景》，可是看不懂，他自言自语地生气——“你是我表叔，你可写的东西我却看不懂，七角钱哪，不是个小数目！”

后来和夫人张梅溪在香港呆了将近六年，解放后，从文表叔第一个写信来要黄永玉回北京参加工作。1952年，他们带着七个月大的儿子黑蛮坐火车来到北京，次年黄永玉被安排到中央美术学院。

《新观察》杂志那时办得正起劲，一次，编辑部的朋友约黄永玉为一篇文章赶着刻一幅木刻插图。那时候年轻，一晚上就交了卷。发表后，效果不好，连自己也感觉这弄得太仓促了。为这幅插图，表叔特地找到黄永玉家里，狠狠地批了

他一顿：“你看看，这像什么？怎么能够这样浪费生命？你已经30岁了。没有想象，没有技巧，看不到工作的庄严！准备就这样下去？”

这些话给黄永玉的刺激很大，他真的感觉到羞耻。虽然这些话已经过去50年，却好像昨天说的一样。

有关传统艺术系统知识和欣赏知识，大部分是受表叔的教诲。有一段时间，表叔用了许多精力在研究传统艺术，也为黄永玉打开了历史的窗子，使他有幸沐浴着祖国伟大传统艺术的光辉。黄永玉认为表叔这个人就是老子讲的“上善若水”，而他自己是一团火，解决问题是用拳头，不用笔墨。“文革”中，偶然见到表叔一次，可又不好随便说话。擦身而过的机会，表叔讲了一句：要从容。

庙堂不能只靠一根柱子

黄永玉在意大利佛罗伦萨买了房子，去欧洲也很多。其他到欧洲的画家，像朱德群、吴冠中，在中西绘画艺术结合上，都作出了探索，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而他却是一个纯粹的中国画家，好像西方不能对他产生影响。黄永玉说：谁也不能对我产生影响。我对什么都喜欢，譬如毕加索，我几乎能背他的每一张画，但是我不学他的。国外的、中国古代的、民间的，我都喜欢，会去学，但我都不会完全照搬。

家乡有几个年轻的画家，画得很好，到北京来开展览会，前言里讲要打倒，摧毁旧的什么，要建立一个什么新的。黄永玉对他们说，“你们刚刚从乡下到北京城还是头一次来，你们就要摧毁这个打倒北京。”又说，“你摧毁我，我就要反抗，我反抗的具体方法就是告诉你们的地委书记，下次来了不给你们路费。”说得一帮年轻人哈哈大笑。黄永玉经常告诫年轻人不要自己站起来就把别人踩下去，祖国的文化是大家努力建立起来的丰富的成果，一个庙堂不是靠一根柱子支撑起来的。

有一个美国的华人作家，写过一篇黄永玉的文章，说黄永玉一点也不谦虚，不是傲慢，而是求实。黄永玉非常欣赏这些话，他自认为比较求实不管做什么事，他都是真心去干，努力去实现。

黄永玉说：“我没有念过正统的学校，我没有受过大学教育，我是杂食长大的。甚至于包括讨饭，东拣一点东西，西讨一点这么长大的，有的时候甚至于草都吃，所以我能运用的东西，就是我的这些杂食的本领。”

十万狂花入梦寐

有的人认为中国画的精髓在于水墨山水，一种很清雅的，表现文人出世的气质，但黄永玉的画却大多数是浓墨重彩的，所以也曾经有人说他的国画不正宗。黄永玉丝毫不把这些人、这些话放在心上，他画画是为了研究画，总要想办法画一张没画过的，以陌生的技巧去探索一些题材，或者克服难关。

在他的绘画题材里，荷花是一个非常具有风格的主题，但是中国的文人也画了荷花了千百年了，各种流派的，比如说像明末清初的朱耷画的那种残荷就有一种孤傲于世的感觉。但是黄永玉画的荷花，有一种很绚丽、很灿烂的气质。黄永玉开玩笑说荷花从哪儿长的，从污泥里面长的，污泥是充满养料的土。从土地母亲那里长出来的，回头再来骂它是污泥，这叫忘本。

小时候到外婆家去，外婆那个城门外就是一个荷塘，黄永玉出了什么事了，调皮了，外婆要找他算账的时候，他就把一个高大的脚盆滚到荷塘，自己躲在里头。一动不动地呆两、三个钟头之后，青蛙过来了，水蛇过来了，他仔细地观察它们。荷花底下有很多的苔、草，那种光的反映、色彩的关系，非常丰富。后来他开始画荷花，大部分都是从根底下这个角度来看荷花，画的就是当年外婆家池塘里头给他的那种感觉。

当年法国印象派画家莫奈守着一池荷花画了不少传世之作，黄永玉的荷花当然不像莫奈的那么朦胧，但是它们的健壮与灿烂同样具有非常鲜明的个人风格，在北京家中万荷塘的池塘里，黄永玉已经种下了来自山东、湖南、广东、北京的各种荷花。画了这么多年的荷花，它们的形态与精神已经烂熟于心，即使睡觉的时候也有“十万狂花入梦寐”了。

有一年，女儿从意大利回来，一定要给他买台电脑。黄永玉说：“我电话都不会打，不会用现代的东西，不可能接受电脑这样一个东西。”

他画画的时候，画纸一排，这边挂几张，那边挂几张，边坐着给大家说笑话，边看着那纸构思，讲得大家笑得不得了的时候，他突然来一句：“哎，不说话了，我画画了。”墨水一来，噼噼啪啪，一个圈流水作业，同时画定。再招呼大家“哎，讲，等它干”，再讲一段，看画干了，又不说话了，再来一圈，这么一排一枪，大概把个钟头，很多画都出来了。除了“李白斗酒诗百篇”一般的豪放外，黄永玉更有他豁达不羁的性情。

宗教是很严肃的东西，但他画得很幽默、风趣，甚至还有点调侃。他曾画过一个观音，——那观音坐在地上，腿伸得很直，“我站了这么久老站在那里，或者盘腿坐着也挺累，我干脆把腿伸直”，图上就这么写。“宗教最多是一种知识，是一种学术趣味，包括《圣经》，文体很精彩，那你看它它就感到是一种很有意思的文学体裁。佛经也是这样，那个句子很典雅很有意思的，很有意思的。我是从这里喜欢它的。”

他还画过一本册页，画年轻菩萨的生活：菩萨盘腿坐着；菩萨学《毛选》；菩萨从墙洞里伸头出来看外面；菩萨骑自行车；菩萨听音乐……最后他拿自己的脚涂了墨，盖了一个脚印。

“文革”时，一个同事在千人批判会上，批判黄永玉：“黄永玉，你画画从来没有过为人民服务的态度，你从来是玩，你画画基本态度是玩。”他低着头挨批，心里想，你这个老小子，要是在平常你讲这句话，我一定请你吃西餐。至今，他都这样想：做工作，没有一点游戏心态，怎么能做得好呀？写文章也是，写到得意的地方，他就哈哈大笑。在意大利住的时候，女儿在楼下问：“爸爸你笑什么？”黄永玉说：“我写《无愁河上的浪荡汉子》觉得很得意。”他认为真正沉醉其中，才是真正写东西。

凤凰老家的古书楼院子里有一个玻璃钢的自雕像，是香港一个漫画家画的。黄永玉就按照这个作出来，放到广州铸好，他认为画漫画是一种非常好的开玩笑。前些年他住院把胆囊取掉了，本来一个大胆的人变成了“无胆英雄”，所以朋友就给他写了副对联的上联求对下联——无胆比有胆者大！

关于黄永玉画的价格，外界传说，他随心情好坏而定，心情好，画价就低，反之价就高。有人说他的画价是6万元一平方米，所以在北京几十年，一般高官都不敢开口向他索画。他回乡时，索画索字者不绝，招架劳神时，他自撰“启事”一则，挂于中堂左壁，声明凡索取画、书法一律以现金交易为准，并将所得款项作修缮凤凰县内风景名胜、亭阁楼台之用。也许，这正是真实的黄永玉，也许这是黄永玉特有的幽默。他“狂”也因此令人好感倍增。

一生饱经沧桑的黄永玉信奉我不欺人、人勿欺我。一般小事，他都淡然处之。20多年前，在京开政协会议，会后他开车和侯宝林一起回京左宾馆。路上，侯宝林问黄永玉：“近来有没有带学生？”那时，正有个别学生稍有成绩，就狂妄自大。黄永玉气愤地说：“不带学生了，把他们奶大了，他们却把你的奶头咬掉了！”侯宝林接着话茬儿：“要不怎么现在换塑料奶嘴了呢？”两人哈哈大笑，烦恼随笑声而去……